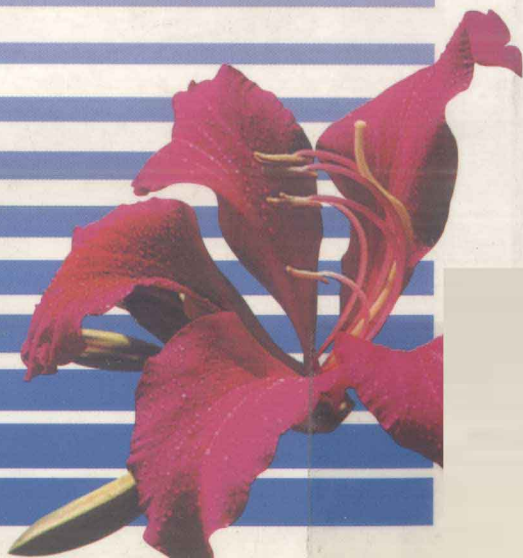


香港文學叢書

曾敏之文選

香港作家出版社



香港文學叢書

曾敏之著

曾敏之文選

香港作家出版社

總序

曾敏之

香港正進入一個歷史新時期。香港「九七」回歸祖國在望。

香港作家聯會成立於一九八八年，迄今已歷八載。她是緊隨香港的歷史發展而壯大起來的。

顧名思義，香港作家聯會當然是作家的集體組織，是以致力於推動香港文學發展為宗旨的。時代的烙印，歷史的記載，都說明香港文學是中國文學總體的構成部份，是中國文學主流中的支流。因此，立足於香港的作家，從默默耕耘中體現了他們所受中國文學優秀傳統的影響，也對中西文化交流有認識，在創作過程中是有所表現的。

由於適應香港歷史發展的要求，也適應香港作聯這個集體在創作上的需要，特成立香港作家出版社，和策劃出版《香港文學叢書》。其中有些選集將以大陸簡體漢字版和香港繁體漢字版分別出版。並將按實際能力，爭取第一輯、第二輯……陸續出下去。

出版這套叢書，用意在於——

為記錄作家走過的歷史、創作道路，共謀切磋進步；

為推動香港文學的發展，盡其應盡的微力；

為關注、研究香港文學、海外華文文學方面提供一點「庫存資料」。

至於能否以文學作品有助於對香港社會的認識，就由讀者評斷了。

一九九五年十月於香港

自序

如果要問我生平有甚麼嗜好？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愛讀書，也愛寫作。但是從讀書通向寫作卻走了一條漫長而艱難的路。

數十年來與書結緣是特深的了。遠在三十年代初期，我就與新文學、古典文學、史學……作了較多的接觸，那時是在廣州。

不知道是從哪一位前輩的著作中看到這樣的警語，說讀書要「博聞強記」；後來又從司馬遷的事跡中看到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記載，不禁心嚮往之，從而形成了自己的讀書觀點。

我決心循着兩條道路去探索書的奧秘——知識的奧秘：

一條是從新文學到古典文學與古典詩歌。

一條是從史學進入文史領域。

記得三十年代初期，我在廣州過着半工半讀的日子，生活書店與廣東中山圖書館是我追求知識的兩座寶庫。

生活書店是鄒韜奮先生創辦的，總店設在上海，在廣州的永漢路設有分店，銷售社會科學、文學方面的書籍刊物，當年的生活書店闢有讀者閱讀的座位，我是常到的小客人。在書店中，我如飢似渴地瀏覽「五四」以來的文學著作。不久，我得到一套《世界文庫》，視野從此更擴大了，因為這套文庫刊載了英美重要作家的代表作，也有蘇聯作家的作品，狄更斯、傑克·倫敦、馬克·吐溫、泰戈爾、蕭洛霍夫、果戈里、屠格涅夫都出現在我的眼前，我貪婪地讀了他們的作品。因為對世界文學有了涉獵，興趣更濃了，促使我進一步研讀北歐、法國的文學作品。

由於對文學的興趣不斷增深，自然地萌發了從事文學創作的念頭。為了要學寫散文、小說，就研讀魯

迅的作品、契訶夫的短篇小說，也研讀中國的古典小說、古典散文。

中國的古典散文，從先秦諸子到明清的作家，作品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資治通鑑》是史書，也是散文，讀了它，配合研讀先秦諸子的文章就比較容易些了。有了歷史的常識，對欣賞古典散文有很大的幫助，語文知識、寫作技巧，都可從歷史、散文的基礎獲得提高。

為了掌握語文知識、表現方法，我也大量閱讀古典詩詞及詩話、詞話。我從友人處獲得的一套線裝的《全唐詩》就陪伴我四十年。由於詩詞是最精練的語言結晶，是千錘百煉、高度概括的藝術語言，多讀，多理解，從而融會貫通，就有助於文學的運用，語匯的積累。寫起文章來，設象形容，修辭比喻，抒發情感……都有幫助，所以魯迅說「文章得失不由天」，意思是指勤與怠是重要因素。我記得魯迅早就說過李商隱的清詞麗句，對他很有影響，後來他寫《白莽作「孩兒塔」序》，讚揚殷夫的詩：「這是東方的曙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轟，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魯迅的抒情、比喻、形象的手法，簡直就是詩呢！

說到魯迅，他的文章真是集冷峭、精煉、深刻於一爐。我從魯迅的作品中領悟到許多寫作上的奧秘，例如他的雜文，就極變化、簡練、準確之奇致，幾乎字無虛發。他的文章，有人說是從魏晉風骨的傳統而來，這種觀察是有根據的。就自己讀書的一點經驗而論，從早年的「博聞強記」開始，到了後來，就服膺於「由博返約」了。讀書有如在人生浩瀚的海洋裏游泳，不能老是隨波逐流，俯仰浮沉，也要找到彼岸有所憩息，有所沉思，「由博返約」的約就是沉思的反映。正如昭明太子在《昭明文選》序文中所說的「辭歸於翰藻，義歸於沉思」。「辭歸於翰藻」就是用文字表達，也就是寫作。讀書在乎運用。不求甚解也不是辦法。荀子對讀書、學習有句名言：「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捨」，是很有道理的。

我如今仍在讀書、寫作，卻以「三餘」自勉了，所謂「三餘」，就是「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雨者時之餘」，只求能抓住一點時間，就讀一點，寫一點，以駑馬的精神從學從寫了。

作者小傳

曾敏之，筆名望雲、丁淙。祖籍廣東梅縣，落籍於廣西羅城。曾任香港《文匯報》代總編輯、評論委員會主任委員、文匯出版社總編輯。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暨南大學、同濟大學客座教授、廣東社會科學院客座研究員、華僑大學名譽研究員、香港作家聯會會長。著作有《望雲海》、《文史品味錄》、《文苑春秋》、《聽濤集》、《春華集》、《詩的藝術》二集、《觀海錄》、《曾敏之雜文卷》等。曾敏之於三十年代即從事文學創作活動，四十年代初期出版散文集《拾荒集》。所寫短篇小說《孫子》為茅盾先生選入《抗戰時期小說大系》。抗日戰爭年代轉入新聞工作，活躍於西南大後方為名記者，所撰之《十年談判老了周恩來》名噪一時，是中國新聞記者描述周恩來革命生涯的第一人。

曾敏之曾以散文、隨筆、遊記文學分別獲得中國作家協會一九八九年全國優秀散文雜文獎、一九九一年深圳《特區文學》獎、一九九二年海外華文文學《徐霞客遊記文學獎》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一九九四年《海峽情》特別獎。

目錄

總序

小傳

自序

第一輯 散文

鳥聲

橋

空間

遇舊

人生能得幾清遊

詩情畫意記陽朔

楊沫與黃昏

樂趣叢談

談狗

第二輯 人物誌

周恩來訪問記

記梁漱溟

三十三
四十三

風範難忘

——懷念陳序經先生……………四十七

文傳碧海千秋業

——憶司徒喬和馮伊湄……………五十二

司馬文森十年祭……………六十二

老舍夫人胡絮青訪問記……………六十七

太平洋上大師來

——記楊善深和他的藝術……………七十一

巴金訪問記……………七十五

記陳寅恪……………八十六

記沈從文……………九十四

文學訪舊錄……………一〇一

韓愈其人……………一〇五

第三輯 遊記

訪蘇觀感……………一二〇

加拿大風貌……………一三六

訪歐見聞……………一六八

北美拾零……………一九七

第四輯 雜文·隨筆

友誼篇	二〇八
談用才	一一二
談「迴避」	一一五
談雅集	一二七
諍諫以外	一二九
談浮名	一二一
談波瀾	一二五
談牆	一二七
談潤筆	一二九
「清談誤國」二題	一三一
古訓今談	一三四
剝住「未老先衰」之風	一三六
「特殊夫人」可亂政	一三八
擁有甚麼？	一四〇
韓素音的「情結」	一四一
布鞋的故事	一四三
梁蘇記遮廠軼事	一四五

親情與骨肉情	二四七
伯樂之外	二五〇
幾種人才論	二五二
漁父引見波濤	二五四
「文以載道」與憂國憂民	二五六
言與行	二五八
一言堂考證	二六〇
從焚書說起	二六二
藝術的昇華	二六五
成毀之間	二六七
「文如其人」與「知人論世」	二六九
讀史二題	二七二
從龍・鳳說起	二七五
司馬遷的經濟學	二七七
旅遊文章	二七九
傳記叢談	二八一
反思之餘	二八三
為女性翻案詩	二八六
隱形，談何容易	二八八
逆境	二八九

「莫將容易得，便作等閑看」	二九一
知足篇	二九三

第五輯 論文

散文的魅力	二九六
比・興與抒情詩	二九九
詩話兩題	三〇六
魯迅論改革	三〇九
從古典文論看文章規律	三一四
著作目錄	三三二

鳥聲

從鬧市遷居到鬧市，依然住在石頭城的包圍中。周遭沒有一片花，沒有一株常綠樹。推開窗子，看到的是高聳洋樓直削高空所剩下的一角藍天，晴朗之日，常有浮雲在碧空掠過，僅僅是這一點望中的天字，似乎可以寄托有限的遐思了。

這次遷居，比起舊寓來，並沒有太大的改變，但卻升高到了二十層。樓宇是新的，狹隘中卻也有小小的書室可供伏案揮筆。不過，能有這麼小天地已是難得的了，鳥居不易，寸土千金，屋租昂貴，所以以能容膝而滿足。

但是，不知道是自尋煩惱還是外界影響，日常生活總感到有一點空虛。其實，我之所謂空虛，是指無所寄托，有點像渾渾噩噩地過日子。

就在似乎渾噩之中，有一天早晨陽光射進窗來，卻傳來了一陣清脆的鳥聲，根據我累積的經驗，我聽出了是畫眉鳥的聲音。

啊，這真是有如沙漠中遇上了綠洲，一陣陣鳥聲把我的寂寞空虛填滿了，忽然感到精神為之一振。為了探究在這石頭城中竟然有畫眉婉轉嬌啼，到底這啼聲來自何處？於是我從二十層高樓下降，去追尋鳥聲的蹤跡。

這鳥聲並非從遠處飄來，就在左鄰一間陽台上。於是我以鄰居的資格拜訪鄰居。

鄰居是一位七十高齡的長者，留有長髯，丰神迥異，看來倒不是庸俗的唯利是圖的香港人。這位老翁名叫袁槐，他說早年在美洲留學，後來從商，因為不願老死異國，就遷回香港定居了。他的兒女都在美國工作，只有他隻身回港。問到他為甚麼喜歡香港，他回答得很親切：「這裏是中國的領土，百分之九

十以上是華人，不論社會習慣，生活形態都是中國化的，也就是民族化的，在香港住下來，就像回到台山故鄉一樣了。」

袁老的生活是安靜的，除了一位台山來的女傭之外，陪伴他的就是畫眉鳥了。他平生愛鳥，特別欣賞畫眉，因為在眾鳥之中以它最擅長啼唱。他引導我看了他的畫眉鳥，這真是精選的名種，以精美的金絲籠豢養着。

我好奇地叩問，於是問到了畫眉的飼料、飲料以及其它護理上的細節。袁老說，畫眉的飼料是買來的，有一間專售鳥類食品的商店，這間商店為養畫眉的人備有名貴的金粟、蛋米、細蟲，還有從遠地運來的礦泉水，這些都是供應畫眉鳥食用的。養鳥的人為了購買食料，所花的錢就不少。正因為有金絲籠、有精緻的飼料、有細心的護理，畫眉鳥真是有福了，牠們養尊處優，只要取得豢養者的歡心，則輕啼巧囀，跳躍終日，甚至勇於與同類啄鬥就可被評為上乘的畫眉了。

可是袁老在談到豢養畫眉的經驗時，卻緊蹙了眉頭，有不勝嘆息之態：

「照常理說，侍候得好，住得好，畫眉鳥應當嬌健善唱。事實卻不然。我豢養過幾隻畫眉，卻因不明不白的原因死去了。許多同嗜者都有過這樣的經驗。不僅畫眉會悄悄地死去，還有因為不適應現代化生活而發生另一種悲劇。那是酒樓裝置了空氣調節器時發生的。有一次大家把畫眉帶到酒樓鬥唱，卻給冷氣浸壞了，有的竟然死去。畫眉的生活並不完全需要現代化的調理，牠們需要的是原野、叢林、溪流、陽光和綠茵的草地。」

「自從省悟到這一點，我們養畫眉的一千朋友就相約黎明即起，攜着鳥籠，走到郊外，尋找有綠色的地帶，有樹林的空間，讓畫眉鳥沐着早晨的陽光，吸取清新的空氣，就是這樣堅持下來，才勉強使豢養的畫眉高興地活下來了。當我們看到畫眉鳥在新的帶有野性的環境中歡躍的樣子，才放下心來。如今，畫眉鳥集會的地方是通向太平山的林蔭之所了，所以我每天的早課就是攜鳥登山。」

聽了袁老的鳥經，不禁引起我深深的懷舊。記得童年時代也曾飼養過畫眉鳥，但飼料不是甚麼精品，也不是金絲籠，而是寬敞的竹籠。我們是一群野孩子，把畫眉掛在村前的老榕樹的枝叉上，讓它跟綠野叢林結為一體，每當春秋佳日，就在陽光之下綠草如茵的曠野上互逗畫眉歌唱，我們還學會了逗引畫眉競唱的口技，誰的畫眉唱得歡，唱得巧，就從草叢中捉來蚱蜢、草蛇（一種細小如蛇的蟲類）給畫眉享用。這時候，畫眉真是歡躍得很，巧囀不絕，我們沉浸在童年金色的夢中……

我把童年時代侍候畫眉的感受向袁老陳述。袁老說：「要像你們那樣豢養畫眉，現代化都市的人辦不到了，尤其是在香港這樣的環境。不僅是畫眉鳥兒享受不到，就是香港人也有許多患了憂鬱症與神經病，至於患神經衰弱症的人就更多了，每三個香港人中就有一個。」

袁老嘆息之餘，說在眼下的情況豢養畫眉，就只有結合爬山晨運以給鳥兒一點自然之趣了。

因說到自然之趣，不禁想到古人對鳥性的觀察，曾有所謂「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所以歐陽修有詩云：「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而我也到了今天才領悟鳥聲所包含的意義，可是童年時代的「自在啼」的鳥聲已不復聽到了，思之惆悵！

橋

我對橋有一種特別感情，這是童年時代培養起來的。家鄉是一個偏僻的小鎮，鎮郊有一個平橋塘，一潭碧水，橫架一座小木橋，每逢夏天，那兒就是我游泳嬉戲的地方。站在橋上，雙臂高舉，「撲通」一聲，跳入碧潭之中，常常游個半天，讓酷炙的太陽把潭水曬得燙了，才盡興地和小夥伴們跳躍地歸去。就是這麼一段童年舊事，幾十年從未忘懷。「文革」後期，我在百無聊賴之中，忽然有還鄉之想，於是輕裝一襲，回到了故鄉。因為離鄉四十多年，中間又經歷了無數動亂，敝舊之餘，真是恍如一夢。我念念不忘平橋，踱步郊原，就到平橋覓舊。潭水清淺，橋還是舊的，似乎人世的滄桑變化，沒有影響到這個小橋流水的地方，令我十分感慨，記得當時吟下了這樣一首小詩：

休問浮沉身外事，且銜哀樂手中杯。

多情自有平橋水，照得天涯浪子回。

我這個浪遊半生的浪子，在故鄉只留了幾天，就又投到繁囂的都市中討生活了。但是平橋流水的印象仍然是深刻的，那種帶有寧靜、古樸遺風的自然情趣，時時勾起我懷舊的情緒。我到過江南，也曾身歷江南水鄉情境。那些水鄉多的也是橋，如今我也曾用想像去捕捉江南的遊蹤，從而聯想到「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的杜牧，聯想到「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鶯花第幾橋」的曼殊，更聯想到波濤洶湧激流飛濺的錢塘江大橋……。可是「江南舊夢已如煙」，我今天離開它更遠了。

更是出於意料之外，是過了幾十年之後，我又為橋撥動了感情的琴弦。

那是一九七八年的冬天，我離開深圳，跨過羅湖的時候。過了深圳進入羅湖，就進了香港的地界。深圳與羅湖只隔一座橋，卻分開了兩個世界。出境的那一天，我挽着輕便的行囊，佇立羅湖橋頭，回頭望着深圳——它代表着多難的、偉大祖國的大地，不禁熱淚盈眶。我說不出當時複雜的感情，似乎一剎那間集中了悲歡離合的滋味。回想三十年前，我從海外歸來，踏上新生的祖國大地的時候，也經過這一座橋，那時候正年輕，青年的活力和幻想充塞於軀體、腦際之間，有循着一個明確方向勇往直前的勇氣。當年我哼着「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跨過橋，擠在人流中，奔上開往廣州的列車，重返祖國的城市。從此以後，每個人有着不同的經歷，而我卻在悠長的歲月中老了，如今髮已星星，卻又重踏羅湖橋頭來到香港這個地方。

記得離開朋友們的時候，曾為這次的遠行寫下告別的詩篇：

又將策觚向滄瀛，此夕樽前別有情。

湖海論交腸共熱，風塵歷劫眼猶青。

濤聲入夢抒懷抱，海月遙看憶故人。

正是冬陽頻送暖，馳驅豈問髮星星。

似乎感情都寄托在詩裏面了。

我重到香港之後，這個城市於我已覺得陌生，三十年的時間使它的形貌變化得太大了。香港與九龍隔海對峙，現在已有地下鐵路通火車，有地下隧道通汽車，可以暢通無阻地渡海了。但是渡海的天星小輪依舊行駛，乘客雖然減少了一些，依然是那麼準時開航，從容不迫地乘風破浪。當我乘着天星小輪在海濤中渡海時，才依稀拾回三十年前的記憶，不錯，三十年前我曾和許多朋友乘輪渡海，倚着小輪的欄

杆，迎着海風在低聲細語，談詩、談文、談令人興奮的形勢。後來，朋友們都分飛了，有的北上，有的進入東江游擊區……大家分手時心中充滿了對新生祖國的激情，幾乎不必用語言就能表達出各人的抱負，那就是為國家人民做一番事業。而我也曾以豪邁的感情隨着朋友之後，跨過羅湖橋重回廣州。三十年來，分飛的朋友有的重聚，有的遠離，有的卻在殘酷現實中犧牲了。因此這重拾的記憶顯得十分沉重，我幾乎帶着一種淒然欲涕的感情來回憶他們的。

我既然來了，在經歷一段時間之後，也就逐漸看清香港變化的輪廓，特別是今年暮春季節，乘纜車登上太平山遊覽的時候。太平山是香港的最高點了，登山眺海，香港、九龍盡入眼中，但是令我印象深刻的倒不是那些高聳入雲的摩天大廈和那些有如石林般的鋼筋水泥的住宅屋村，而是馳名世界的天橋建築。也許我對橋有着特殊敏感之故罷。我覺得香港九龍的天橋，可說是饒有趣味的現代化的一種產物了。不論市區、半山、僻野，常有飛橋橫空，構成立體的藝術形象。據說香港的天橋系統，被稱為世界上最龐大最完善的系統，它的特色是附設有和行車天橋分隔的行人天橋，另有隧道的安全措施，藉以保障行人安全橫過馬路。

香港有六十一條天橋，建築工程是浩大的，耗資港幣達七億元。天橋群貫通南北，為城市交通開闢了新的途徑。車如流水，行人如鯽，蔚為壯觀。我對橋有感情，因此常常偷閑去天橋漫步。我喜歡山道天橋，其中干諾道西一條天橋有支柱二十三條，長度達二萬多米。踏上工地一看，海港風光歷歷在目。另有一條在中環，長廊逶迤，寬闊而整潔，最堪留戀的是它面向大海，海風拂面，令人心曠神怡。海上有艘龐巨艦，有點點風帆；在浪濤飛濺，捲起千堆雪的遠處，則有海鷗飛翔，構成特有的海景。倚欄望遠，頗有「我欲乘風歸去」之概。

但是，也就在中環天橋這個地方，我卻邂逅了呂進文。他是六十年代的大學生，出生於印尼，讀完高